

柯达伊
音乐教育
思想与实践
音乐基础教育
的原则与方法
杨立梅 编著

让音乐属于每个人

——柯达伊·左尔坦

(京)新登字 156 号

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

——音乐基础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杨立梅 编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电脑绘谱：北京乐友技术部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94 000

印 张：8.25 插页 7

版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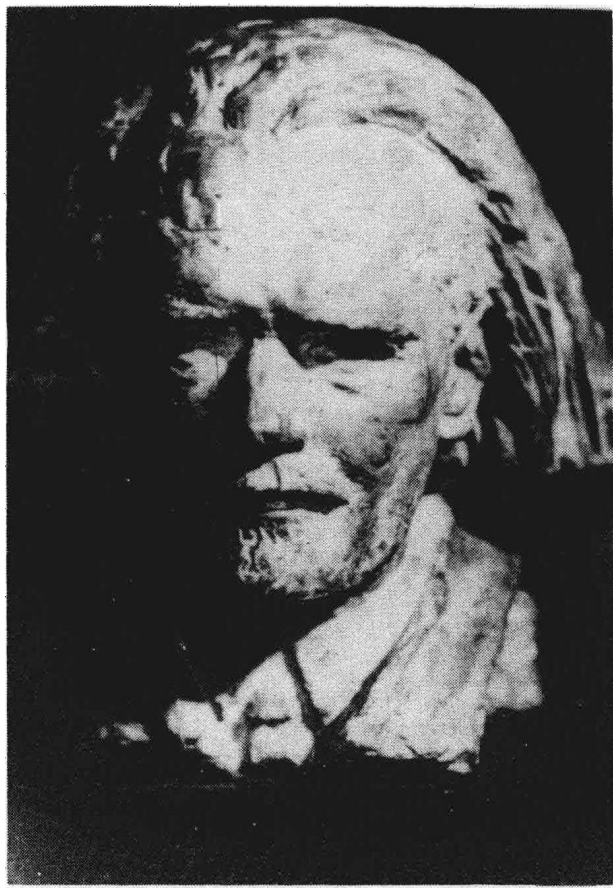
册 数：1—5 000

书 号：ISBN7-300-01997-8/J·24

定 价：8.90 元

第一章

柯达伊的生平及成就





柯达伊·左尔坦(Kodály Zoltán)^①1882年12月16日出生于布达佩斯南部的文化名城克奇科梅特市。他是匈牙利的著名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和巴托克·贝拉(Bartók Béla, 1881—1945年)的出现被看作是匈牙利音乐史上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从此诞生了真正植根于民间音乐的新的匈牙利艺术音乐,并且将它提高到国际的水平。

柯达伊生长在一个具有良好艺术环境的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几个城市的铁路站长。柯达伊幼年起就从父母那里接受到古典音乐名作的熏陶,少年时代学习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等多种乐器,并且很早就达到参加室内乐演奏的水平。中学时代开始了他的早期音乐创作活动,同时,他也表现出在文学和语言方面的卓越才能。柯达伊18岁之前都是在小城市接受教育。正是这样,使他有机会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朋友、同学那里接触到淳朴的乡村音乐。早期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都对他后来艺术观念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

高中毕业后,柯达伊进入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指挥,同时还在布达佩斯大学的艾特佛什学院学习匈牙利和德国的语言和文学,这个学院为学生们提供了广泛、全面的教育。1904年,柯达伊获得作曲专业毕业文凭;1906年,他以研究匈牙利民间歌曲的歌词诗节结构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发展成为艺术家和学者作了良好的准备;从书本上获得的深广的理论知识和通过努力获得的丰富的实际体验,形成了他独到的艺术观和个性。

柯达伊的艺术生涯可以分为既相对独立又有密切联系的3个

^① 匈牙利的姓氏与名字的先后次序和我国姓名排列一致,姓氏在前,名字在后(这与译为英文的名在前,姓在后有所不同)。本书一律按匈牙利习惯排列。

方面：音乐创作、民间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教育。在这 3 方面他都奉献了极大的热情，并做出重大贡献。



作曲家柯达伊

20 世纪初，巴托克、柯达伊等一些有远见的青年匈牙利作曲家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传统音乐，努力掌握过去的和当代的西方艺术音乐的各种知识丰富他们创作的技巧，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在当时尚未被开发的原始的匈牙利民间音乐，探索一条新路。在他们敢于冲破传统观念走向民间时，他们惊异地发现，真正的匈牙利民间音乐生长在农村、活跃在农民中间。而在这之前，甚至一些匈牙利著名作曲家也以为城市的吉卜赛音乐就是匈牙利的民间音乐。

从 16 世纪上半叶到 17 世纪末，匈牙利曾被土耳其入侵和占领将近 200 年，常年为民族生存、独立作斗争限制了匈牙利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后来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又进行了长时间德国文化的霸权统治，这些情况都使得民间音乐文化相对隔绝封闭，得以保留在乡村。这是民族矛盾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匈牙利社会中属于中上层阶层的知识阶层鄙视农民阶级，阶级矛盾形成的隔绝和障碍，也使得古老的、有价值的民间歌曲宝藏没有受到当时所谓“匈牙利艺术音乐”的干扰、破坏而幸存于农村。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信念和艺术的探求精神促使柯达伊、巴托克深入民间搜集、研究地地道道的匈牙利民间音乐。他们认为，只有在民间音乐中才保留了真正的匈牙利音乐文化传统，古老的农民音乐可以成为高水平艺术音乐的最好素材，可以作为建立匈牙利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基础。在他们的实际创作中，也都力图以这种完美的材料作为他们作品的灵魂。

柯达伊创作的早期阶段专心于歌曲和室内乐创作，写作了大量的歌曲和民间歌曲改编曲。在柯达伊以前，匈牙利还没有一个音乐家像他那样深入地研究了讲话中的发音和匈牙利语言的重读规则。正是这种语言知识和对旋律音调与语言诗意的敏锐感受，使他在作品中为他的母语赋予了完美的艺术表达。这段时期，他的器乐作品除少量钢琴曲外，主要集中于弦乐室内乐创作。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民间音乐的影响，而它们又是有个性、新鲜而有创意的。但是他的作品曾在当时的少数热情支持者和多数反对者之间引起过激烈争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于柯达伊作品中出现的以五声音调为基础的旋律线，异乎寻常的和声语言，自由、即兴的器乐风格等等，都被认为是奇异、难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真正的匈牙利民间传统音乐不但在国外，就是在本国音乐界也同样地鲜为人知。反对的人批评他的作品是“有意识的乖僻”、“藐视思想和旋律”、“逃避和声”，甚至称他为“野蛮的年青人”。而支持的人则为他欢呼，认为他创作了卓越的旋律，找到了和建立了全新的原则。柯达伊的作品不同于当时风行的一些作曲家们的过于雕琢和颓废的倾向，而散发着真正的、民间音乐的鲜明、清新的风格，当时这给国内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3年在为纪念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的“布达”和“佩斯”两个部分合并为一个城市50周年庆典时，柯达伊创作了《匈牙利赞美诗》。这是一部为男高音、合唱和管弦乐队所作的、具有宏大气势、令人惊叹的作品，从此柯达伊的艺术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也是柯达伊在“沉默”了两年之后，对他的艺术道路和观念的郑重宣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11月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中，柯达伊曾经是“音乐委员会”的3个成员之一（还有多纳依和巴托克），参与对当时音乐生活的指导。但是这项工作只持续了几个月，随着匈牙利革命委员会的失败，柯达伊本人和他的作

品遭到种种非难，他被解除音乐院副院长职务，而且不允许他继续任教，直到两年后才恢复他的工作。这是柯达伊创作生涯中唯一沉默的两年。然而，这一切阻止不了他所选择的道路，他勇敢地面对这些迫害，沉默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坚定。以《匈牙利赞美诗》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使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坚定地不改变他的音乐材料和风格，坚持以民间音乐为根基，而且他的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充实和完美。在作品形式上，以管弦乐队代替室内乐和独奏，以合唱形式代替独唱，这是他在艺术观和教育观两个方面的变化。室内乐总是为少数人选择、接受的类型，而柯达伊寻求的是与普通大众的联系，他希望使人民更接近艺术，使艺术更接近人民。这促使了他更新艺术创作形式，扩展教育工作内容。他继续从民间音乐中捕捉灵感，他认为从人民那里得到了一切，也应该以更高规格的艺术还给人民，而且不应该只着眼于一个狭窄的圈子，而要服务于所有的匈牙利人民。柯达伊毕生的实践证明，对于他，使人民更接近艺术，使艺术更接近人民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并且成为他所从事的各项工作的根本原则。

1928年，巴托克在《匈牙利民间歌曲》一文中说到：如果有人问我，谁的作品最完美地体现了匈牙利的精神，我将回答是柯达伊。他的作品表明了他对匈牙利民族精神的信念，显而易见的是，所有柯达伊的创作活动都是植根于匈牙利的土地上，但是更深刻的内在原因是他对他的人民的创造力和民族未来的信心毫不动摇。

柯达伊戏剧创作的代表作品是《哈里·亚诺斯》（1926年）和《纺屋》（1924—1932年）。作品中使用的旋律几乎都是选自他自己采集的民间歌曲，这在匈牙利戏剧舞台上还前所未有的，是柯达伊第一次在歌剧院以其独特的形式引进了匈牙利民间歌曲，迈出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一步。

在 30 年代末期，柯达伊创作的两首管弦乐作品《孔雀》（1938—1939 年）和《协奏曲》（1939—1940 年）表现了他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孔雀》是建立在匈牙利最古老的五声音调民间歌曲基础上的变奏曲。作曲家充分发挥现代管弦乐队技法，使民间歌曲风格的艺术表现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协奏曲》则是古老民歌的旋律与更具新意的匈牙利艺术音乐的舞蹈节奏相结合。在作品结构、形式上继承了巴洛克音乐的原则，而且符合大协奏曲风格的要求，独奏部分常常以成组乐器的对比形式出现，表现了他的创作思想既要继承传统，又要用新的手法、新的角度表达当代人的审美意识。

这一阶段，尽管柯达伊完成了大量管弦乐作品，但他的兴趣却越来越转向合唱形式，并且为儿童写作合唱最符合他的心愿。匈牙利评论界认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创作确实是 20 世纪值得注意的事情。”^①他的儿童合唱作品促进了全国范围的青少年合唱活动的蓬勃发展，10 年时间使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

1929 年，柯达伊在《儿童的合唱》一文中谈到：没有哪个作曲家可以认为自己太伟大了，而不愿为儿童写作品。实际上，必须以极大的努力认真对待，才能够写出有创造性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使儿童从声音和心灵中涌出感情、旋律和色彩。柯达伊的儿童合唱作品内容清晰易懂，充满孩子的生活情趣；形式大多是无伴奏复调性作品。这一方面是继承了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繁荣发展起来的复调合唱音乐的形式，另一方面复调性作品使每个声部都有旋律，都有相同程度的变化发展，是儿童们喜爱的结构形式。这些闪烁着生活光芒和积极向上精神的作品，极大地激发了青少年参与艺术创作的快乐和热情。另外，柯达伊还完成

^① 玉塞·拉兹罗（Eöszé László）：《柯达伊生平画集》序言，匈牙利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5 页。

了大量女声、男声和混声多种形式的无伴奏合唱。他认为丰富的生活需要用丰富的人声来表现。其中，有代表性的合唱作品《耶稣和商人》被评论界认为，“它预示了欧洲合唱艺术的复兴”，被称作是柯达伊光辉才能的典范作品。创作中，柯达伊始终遵循着使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表现手段相结合、大众的艺术与高雅的艺术相结合、匈牙利文化与欧洲文化相结合的综合原则的信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柯达伊根据匈牙利爱国诗人斐多菲的革命诗歌写作了《战斗歌曲》、《一个被奴役的国家的儿子》等作品，积极鼓舞人民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战争期间他竭尽全力从精神上和实际上帮助拯救人民免受战争的迫害。在布达佩斯修道院地下室避难期间，他完成的为声乐和管风琴所作的《弥赛亚》，继承了从格里高利到帕莱斯特里那、巴赫和浪漫主义时期欧洲宗教音乐的有价值的传统，达到新的艺术的升华。这部作品的根本意义是在苦难中传播着希望，鼓舞人们摆脱消极失望的情绪。在这部作品振奋人心的终曲中，柯达伊代表千百万人民呐喊出：给我们和平！

从1925年后，柯达伊逐渐愈加关注青少年的音乐教育，为了教学的需要，从幼儿歌曲直到音乐院的教材，他写作了十几个集子的上千首小型作品，这些将在后面有关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内容中加以介绍。

柯达伊是1967年3月6日去世的。从所保留他的最初作品手稿（1897）到最后一部作品的完成（1966），他的创作生涯持续了70年（更精确一点说，按照柯达伊本人的叙述，他在4岁时开始即兴创作歌曲，而在他去世的当天还留下了创作的片断）。他的作品不仅涉及了几乎所有的体裁，而且已成为世界音乐宝库的珍品。在这漫长的经历中，他不间断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但始终不改初衷。他既能够兼容并蓄欧洲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又不断地从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上、源泉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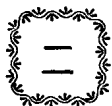
柯达伊的艺术像是一个可以兼蓄各种不同影响的水库，再以他的创造力去综合它们，构成艺术的统一。

1921年巴托克曾在《现代匈牙利音乐》一文中评论说：柯达伊总的特点是，作品的旋律的控制力，充满对结构的智慧和带有淡淡的忧郁疑惑的倾向。他并不追求狂放的陶醉，而更具有内在的沉思，这里没有哪怕一点寻求引人侧目的迹象。他是不大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但是那些注重内在品质更多于外在性质的人们，在他的音乐里将享受到他们所发现的人性。而且，我还要必须马上讲，柯达伊的音乐不是那种今天被称作为“现代派”的艺术类型，他与新的无调性或多调性音乐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仍然是基础于总体均衡的原则。然而，他的语言是新的，他告诉我们的事情还没有被任何人讲过，并且证明在那些方面，总体均衡的原则还仍然没有失掉它的存在意义。

当时柯达伊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各种现代派思潮急剧发展的时期，而他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坚定不移。柯达伊和巴托克是从同样起点出发的，但发展的道路不尽相同，柯达伊的作品不如巴托克的作品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但是，对于他们的不同发展，巴托克在文章中曾经说道：“虽然我们对于农民的音乐和它们在艺术作品中的作用有相同的看法，但是在我们的作品中却又有明确的不同，尽管我们吸收于共同的源泉，我们却在发展着各自的风格。但这是非常幸运的，由此证明了农民的音乐对于艺术作品创作可以提供大量的、多样化的可能，而且证明虽然选择同样的出发点，但却不是必然引向同样的结果。”^①

柯达伊的作品曾被巴托克誉为“匈牙利灵魂的表露”，在匈牙利国内具有更大影响和作用。正如评论家阿特·布莱斯（Arthur Bliss）的评价：音乐中的柯达伊的声音就是匈牙利的声音。

^① 巴托克：《匈牙利的音乐》，载1944年6月4日美国《匈牙利观察》。



民族音乐理论家柯达伊

和音乐创作一样，理论研究也是柯达伊毕生从事的工作。在严格意义上讲，柯达伊不是匈牙利该领域的开拓者，但他是第一个学术研究者，他以远大的志向、博学的知识和高水平的科学方法，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

早在大学期间，为准备博士论文，柯达伊就研究了匈牙利民间歌曲最早的收集者维卡·贝拉（Vikár Béla）的留声机录音材料，并开始了他自己的民间歌曲收集和研究，这项工作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在这项事业中，柯达伊和巴托克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和终生的友谊。巴托克在1918年自传性的笔记中写道：“凭着柯达伊清晰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判断力，他都会在音乐的各方面给以宝贵的忠告和帮助。”柯达伊的指导原则是，材料完全的知识一定要领先于一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细致、忠实、精确地采集和记录，既要反映出原始民间歌曲的全貌，又要对分散在不同图书馆的原稿，或早期印刷的出版物给以去伪存真的鉴别、订正，这都是十分艰苦的工作。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分类、研究，通过对于民间原始材料外在形式的系统化、规范化，进行科学分析，进一步掌握它们的内在特点，并逐步建立理论原则，都是需要投入极大热情的、缜密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

在柯达伊大量的理论研究论著中，突出的代表作品之一是1917年出版的《匈牙利民间音乐中的五声音阶》。这是柯达伊在对民间歌曲进行了12年研究后所完成的重要文章。其成就在于证明了匈牙利民间歌曲中五声音阶的存在。他提出五声音阶存在的3种情况：1) 完全清楚明确的五声音阶，并形成完美的体系；2) 带有装饰性质的音级，在音阶中不作为重要音级出现的七声音阶调

式，但是主要音级仍然是五声音阶结构；3) 曲调是七声音阶，但是独特的音调进行显示出五声音阶调式特征。柯达伊提出的五声音阶特征，对于匈牙利民间音乐理论研究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

1937年完成的《匈牙利民间音乐》则是柯达伊经过32年研究的重要结论性著作，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它是柯达伊集民间音乐理论、人类学、民族历史沿革、语言学等多方面领域所进行的高度概括、综合的研究。他深入地分析了匈牙利传统民间歌曲与东方音乐的渊源关系、民间歌曲中“古老的形式”与“新的形式”的区别与特色、民间歌曲中“五度关系”的结构特征以及民间传统与音乐文化的关系，等等。他的系统阐述为多方面研究匈牙利的文化、历史铺设了基础。柯达伊曾经明确提出：“如果我们把民族的古典文化理解为民族精神最完美的表现，那么，显然匈牙利的古典音乐迄今只能体现在我们民间传统的几千首曲调之中。这些曲调在目前是匈牙利民族本质最完美的音乐表现。它们不仅具有民间意义，而且是更具有民族意义的一项财富，因为它们属于全体人民。如果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去追求一种有机的音乐文化，就必须使它们尽快地为全民所占有。”^① 柯达伊以他的研究和实践表明，民间歌曲的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是过去历史的纪念碑，而且它们也是建立未来的基础。柯达伊奋斗毕生的创作实践和他的音乐教育实践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基于这样的观念，他满怀激情，又脚踏实地地去宣传、组织群众，最终达到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目的。柯达伊承担匈牙利科学院主席的工作多年，他强调：科学院除了专业领域的研究外，一定要同样对科学研究的推广和普及给予关注。这项工作不能留给粗劣的或冒充的学者去完成

^① 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廖乃雄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第159页。

成，只有最好的（学者）才足以达到这个目标^①。

柯达伊具有高度认真严肃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学术道德。例如，尽管柯达伊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判断力，在他头脑中能牢记七八千首民间歌曲材料，然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带给他新的材料，他总是要用很长时间仔细研究，即使最后他说没有发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也从不只扫视一眼就下结论。他还有“等待的能力”，只有在事实非常充分、成熟的情况下，他才负责地提出最后的研究成果。前面所提到的、经过多年准备的论著，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早期，为和巴托克收集邻国民间歌曲，柯达伊曾经学会讲斯洛伐克的语言，并且已经开始收集到一些研究资料。但是当他看到巴托克对于这方面研究的兴趣和热情很高，就主动地放弃了正在进行的工作，使得巴托克得以完成和相邻民族民间歌曲比较的研究。同样，在为研究维卡的民间音乐收集录音带记谱时，尽管他已经开始记录了很多，而当看到巴托克热心这项工作时，他立刻放弃了自己的记录，并且不再提起这件事，这是人们后来才发现的。柯达伊高尚的道德品格受到匈牙利人民的极大尊敬。

柯达伊和巴托克以他们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的工作，进行艺术的创作和科学研究，最终使得人民大众了解并热爱民间音乐。在柯达伊参与和指导下，还完成了匈牙利音乐史的编写。1951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匈牙利民间音乐丛书》，是巴托克和柯达伊早在1913年就设想的民间音乐集成，1934年由科学院确定出版，直到柯达伊去世之前，这部浩瀚巨著的出版一直由他指导进行。

1961年起柯达伊担任国际民间音乐理事会主席。作为学者的柯达伊使匈牙利的音乐研究达到了世界的水平。同时，他也促进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的发展。

^① 参见柯达伊1948年7月4日在匈牙利科学院全体会议上的主席致词。

柯达伊还在人类学、音乐历史、音乐评论、文学历史、语言学 and 语言教育等多方面进行过大量重要的研究工作，他的评论和语言教育的写作也是有突出成就的。

为表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1960年被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1965年维也纳大学为他研究东、西方文化关系做出的贡献颁奖；1966年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并多次在国内接受荣誉。



音乐教育家柯达伊

在柯达伊的生涯中，他一直是同时从事多项工作的，而作为教育家的工作后来却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从1907年至1940年，他在音乐院承担过所有与作曲专业有关课程的教学，他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

从1925年以后，柯达伊开始密切关注青少年的音乐教育，他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对学校儿童的情感和审美教育进行研究，写作音乐读写教材和合唱作品，推动儿童音乐教育和合唱的发展，并在一系列文章、演讲中阐述他的教育观点。

柯达伊深刻意识到，专业训练和听众教育互相依存、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以最大努力去促进这两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然而，当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家都有这样的认识，他总是在积极的和不够积极的音乐家们之间进行沟通，在他们的观念、认识的差距中间架设桥梁、进行引导。柯达伊曾谆谆告诫，音乐不是少数贵族的享受，它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源泉，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努力使它成为大众的财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实际上是在教育整个匈牙利民族如何去“歌唱”，他的愿望是使音乐属于每个人，并最终使他的人民更有文化艺术修养、生活得更加幸福、更

加高尚。

正因为他的教育思想是面向全体人民的，他的教育手段就不能脱离人民的要求和水平，并且需要寻求最能为大众所接受的方法。柯达伊认为，通过歌唱最容易接近音乐，歌唱也是最容易表达思想情感的音乐形式。有了歌唱的基础，更高层次的音乐教育就能得以发展。器乐毕竟只是少数人能够接近的。只有人声——这个人们生而有之的、而且是最优美的乐器，才是使音乐文化属于每个人的沃土。他的其他教育手段的选择也都出于同样的出发点。

柯达伊的教学改革同样尊重文化的历史发展，尊重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他吸收、继承了圭多·阿瑞佐、贝塔罗梯、约翰·柯尔文等先驱的优秀经验，使之结合运用于他的实践，逐步形成新的理论，并形成有特色的体系。

几十年中，柯达伊为不同程度的学生所写的上千首读谱练习，共有 21 本练习册，它们被称之为“黄金储备”。这些具有艺术水平的练习教材和柯达伊有关音乐教育的文章、评论、讲话，以及在柯达伊领导下众多优秀的作曲家、教育家、教师们在实践中共同努力创造的教学方法，被国际音乐教育界统称之为“柯达伊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在 60 年代就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1964 年国际音乐教育协会（ISME）推举柯达伊为名誉主席，并向所有的会员国家推荐柯达伊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在《柯达伊著作选集》序言中，柯达伊写道：从一方面说我是一个吟唱者，从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教师、一个挖掘的工人、一个砌砖的工人、一个泥瓦匠、一个医生，对于我，愿做任何需要我做的事情。——柯达伊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于他的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的一生不是寻求个人的独创性，而是竭力去表达民族的创造力。柯达伊作为一个艺术家、学者、教育家、一个人民的忠实儿子，用他的一生铺设了全面的和高水平的匈牙利音乐文